

總顧問

◎

姚嘉文

◎

黃哲永

吳福助

金臺文

四十

全臺文四十

駱香林《駱香林文選》

附《三教闡真文集》

《喝醒文集》

提要

駱香林（1895-1977），新竹人。譜名榮基，字香林，晚號與木石居。歿於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四日，享壽八十三歲。雖性固執，然擇善不渝，形象神明清湛，時人謂「剛正不阿，與人無爭」是駱先生處世原則」（張新舟〈高風亮節的駱香林先生〉）。

先生一生清譽，以立德自任。曾拜宿儒趙一山為師，於1915年與李騰岳、黃水沛等人共組「星社」；1924年與星社諸友創《臺灣詩報》，負責主編古今詩鈔及詞鈔。1927年於新莊創設館涵虛樓，授徒學習漢文。1933年日人據台，遂避居花蓮，並設「說頑精舍」，以臺語教讀漢文，並創立「蓮社」及「奇萊蓮社」，後期可謂全力投身於文教，俾民族命脈不胥淪於日文日語。台灣光復以後，以卓然覆翼之姿，復興文教為己任，其中曾任《東臺日報》（1946年）創刊號主筆；1949年擔任花蓮縣誌編纂委員會（1952年改組為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主修《花蓮縣誌》，整理花蓮發展史。並手訂「花蓮八景」，曾邀國畫大師溥儒繪製花蓮八景圖。按駱氏專擅詩詞、文賦、書畫，1976年所出版《駱香林影藝——題詠花蓮風物》為其力作。於駱氏歿後，詩友王彥于編有《駱香林全集》。

《駱香林文選》選其稍早之文，皆為序、記、傳狀與志文類，是傳統文類的標準範圍。按駱氏之文，〈涵虛散記〉、〈臨海隨筆〉、〈東臺遊記〉是少數記敘之作（然篇幅甚長），其他應時之作為多，如寫攝影自序、送人榮遷序、贈人壽序，記新廈落成、漁港落成，寫紀念碑等，皆應景之文。惟駱氏文章乾淨俐落，文平辭順，少見贅

言，是其特點。他是橫跨日治與國民政府的文人，寫作內容並多涉及戰後事，有見證歷史的參考價值。

目錄

《駱香林文選》

花蓮縣志序	1
潔生詩集續	3
王彥潔生歷代七絕探韻序	4
竹籟詩序	5
星社文會序	7
那須雅城畫展序	8
臺灣勝蹟篇序	10
花蓮風物攝影自序	12
記上	
花蓮縣政府新廈落成記	13
花蓮縣議會新廈落成	14

雲海軒記	15
忠烈祠碑	16
五股坑新築道路記	18
重修新莊保元宮記	20
櫻川瀑布記	21
萬靈祠碑記	22
與星社同人遊輞溪即席	24
大窠坑新築道路碑	26
涵虛樓記	27
枕肱室記	28
記下	
涵虛散記	30
臨海隨筆	48
東臺遊記	65
雜文	
隸民錄	73
臺灣勝蹟總說	83

太魯閣·····	87
豐濱舊俗·····	88
花蓮縣議會成立二週年紀念·····	89
乃大畫展介紹·····	90
瀟湘漁父書展·····	91
題跋	
跋翕庵掃女墓詩·····	92
贈送序	
花蓮市各界送馮校長榮遷諮議官序·····	94
送闕司令漢騫之任澎湖防衛司令序·····	95
代空軍防空學校送張校長星源之任高射砲兵司令題名錄序·····	96
送張慕漁序·····	98
送吳司令劍陞遷戰略計劃委員序·····	100
送彭院長吉翔調司法行政部專員兼業務室主任序·····	102
送王挽危司令序·····	103
壽慶序	
春潮七十壽序·····	105

楊嘯霞先生八十壽序·····	107
代防空學校校慶序·····	109
墓志銘	
朝英林府君墓誌銘·····	111
傳狀	
何軍章傳·····	113
吳伯臣傳·····	114
頌贊	
彭院長頌·····	116
哀誄	
兩農先生誄文·····	117
林母莊孺人誄文·····	119
林慶鍾翁誄文·····	121
志	
花蓮縣志日據時期·····	123
附	
駱先生香林行狀·····	142

《三教闡真文集》

三教闡真序	144
煉三乘法圖	145
三教辯論	147
論持迷齋悞傷性命	152
論陳靖姑收除邪魔保安生命	159
論建築宮廟社宇安龍謝土	162
論悔過遷善蒙神延壽	164
論鬼首領	169
論和尚解冤	176
論迷信女巫妨害	178
論移凶化吉	181

《喝醒文集》

喝醒文序一	182
-------	-----

喝醒文序二·····	186
八月十四夜扶鸞降乩 文景崧先生自叙行述·····	187
八月廿一夜扶鸞降乩 嘉魚縣城隍自叙行述·····	189
九月初一日扶鸞降乩 朱孔英先生戒庸醫文·····	192
吳先生自叙行述·····	194
九月初一夜扶鸞降乩 孚佑帝君訓士文·····	198
孚佑帝君命印者代傳訓士二十章·····	200
九月十五夜扶鸞降乩 仰山院武帝自叙行述·····	204
十月初一日扶鸞降乩 宜邑土地神童子戒輕慢慢祀典詩·····	206
十月十五夜扶鸞降乩 孚佑帝君訓世說·····	208
十一月初一夜 賈聖帝君訓世說·····	211
孚佑帝君守壇神訓世說·····	212
八月十三夜扶鸞降乩 孚佑帝君印者戒世感應篇·····	214

駱香林文選

花蓮縣志序

臺灣開創於鄭氏，建置於遜清，割據於日本，償還於民國，蓋三百有餘年矣。花蓮當時猶為後山，阿美太么二族之所居，既無文字，跡近結繩，其父老相傳，都為神話，無足信也。同治初年，羅大春既開蘇花道，吳光亮橫貫中央山，漢民流寓花蓮寢眾。敷治未終，旋割讓於日本，以殖民政策，歧視居民，有志之士，時起抗戰，因後繼無力，卒被弭平。日人雖刷新政教，然民間正朔祀事，準緣舊習，外貌雖寬，心存鄙視，故治臺五十年，曾無德澤可紀，未若民間交情，遣歸之日，猶帶淚眼相送也。

光復後，花蓮二屆縣長曹匯川欲修邑乘，聘當地學人為會研議，因取材不易，遷延歲月。民國四十年，內政部初領省縣市文獻委員會組織章程，責修縣志。因以前曹氏所聘諸人為委員，以管容德先生為委員兼組長，共襄厥事。逾年管氏遷移西部，以委員楊蔭清頂職，先後成文獻專刊四集。而楊氏以疾卒，乃聘苗允豐先生為委員，共纂修縣志初稿若干卷、大事記乙冊。苗

氏為人老成持重，一書之成，必數易稿，佐以黃君瑞祥翻譯日籍，廣搜資材，綜核考究，信者存之，疑者闕之，然猶有所憾，幸為初稿，待印正志加校正焉。

潔生詩集序

潔生杵臼交，夙以文字相愛重。自總角為詩，至壯不能自休，反加篤焉。近其夫人胡淥君為寫集所作，欲以付梓，因授而讀之。少時所作，十取一二，中年四五，近歲稍多。然綜之不過兩百餘首，餘悉棄去。竊嘗跡其所學，自漢魏六朝至近世之詩，無不讀而記之，故其所作，簡伉閑麗，五言逼近康樂，蒼翠嶙峋，迥出雲表；七律頗仿玉谿，風霜高潔，淨掃浮艷。近時作手也，或嫌其難讀，此自淺近之見，深是道者，反加重焉。潔生名彥，姓王氏，瓊崖人。祖以才德重一方，父讀書明大義，責令潔生效忠黨國，故得習兵黃埔軍校七期。抗日間，代工兵指揮，數兼中學文史教席。民國三十七年，以工兵上校隨防校至花，始訂交。自是每見面，輒論古今詩文得失，不及時政，然其心則無日不望國之平，嘗喜僕「好花留待太平看」之句，曰吾之「太平洋上太平年」猶是心也。夫方以類聚，兩人臭味既同，相好益篤。第其性一介不以取與，浮躁者莫能與深交，蓋古之廉潔人也。

王彥潔生歷代七絕探韻序

古詩人諷詠，不少警策動人之語，或出選集，或見筆記，皆後人私淑之資。雖卷目浩汗，薰蕕莫分，而代有選評，以助啟發。摯友王彥潔生兄此輯其一例也。所收稍異前人，蓋因韻編排，每韻最少二首，不二首不收，不精粹不收，精粹而無評，且補以己意。上自唐人，迄於近世，有僅傳一二語而遺全詩，如宋人「猛虎一聲山月高，荊公既賞而和之。」不錄原作。搜索十數年，翻書百數十種，終不可得。「豈楓落吳江」僅此一語，餘俱不足道耶。書成諸體俱備，沉雄超曠，穠郁樸茂，擲地而金聲可作。潔生瓊崖人，少以詩鳴鄉里，來臺後讀書愈嚴，其詩愈辣，每舉古今名作，如兒時背書，雖老猶熟，顧獨喜靈運、義山，頗得其神。近更砥礪少陵，作五律，既升堂又入室焉。在花廿餘載，初為防校空軍上校，年方壯，退而執教花蓮省中。曾幾何時，兩鬢秋霜，漸被歲月染出。嘗語余退休一到，在花買數弓地，與子平分綠楊春色，免黑板粉書，中夜為諸生改作文，多活幾年，見王師北定中原，勝陸游多矣。其人坦率無偽，受人一物，念念不忘，恐此一序，又長年掛其齒頰間耳。

竹籟詩序

吾鄉人之客於臺北，吾善數人焉。俱以父兄之第於前朝，含糲蒸藜，不以聲利移其守，從先志也。夫以數子之品識，師事之而不獲，友視之，於余猶有愧心。今欲哀向所酬唱為竹籟，俾予附驥，竊獨榮之。某本竹人，古以吾鄉為北臺文學發祥地，前賢垂盡，後生小子各餬其口於四方，久之恐與故里分疏，因冠其名於集首，古人重視其鄉之意也。亂離身世，以默自容。偶有所作，輒復揉碎無存。竹籟之輯，僅以所記憶背錄之，得十分之一二。憶初時頗尚修辭，識翕菴，始就平實。常戲謂翕菴如老樂師之按拍，他樂皆不得先後焉。

惟讀書之多，遊歷之廣，首數筑客。蓋嘗以事至大陸，迂途曲阜，亂黃河，滯北京。見宮闕之廢墜而歌黍離；慨遺賢之在野而賦兔爰，於是負海江淮，北至大連而返。又或息駕黃歇，觀潮錢塘。到西湖而拜岳王墳，尋于忠肅張蒼水墓以薦渚蘋。遊姑蘇，首訪五人墓；入潮陽，專參文公祠。平生於忠臣、孝子、烈女、義士，繫念獨深，故其為詩，莽蒼排奡之中，具有至性，同社之人惟覺齋近之。吾識翕菴時，覺齋猶用心新學，見其兄與吾黨遊，因

併力為詩。少時略有所作，停置數年，忽而技癢，其天分之高，力學之效，使儕輩失驚。始予以為到諸子之年，尚有數歲，諸凡不及者，可力學而至。既復學畫嗜琴，其心愈分，相去愈遠矣。傳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每或動念，恐貽諸子羞，翻然改之。古人尚友之功，于茲益見。他鄉萍水，過從尤密，同里人有才學超越者，不敢相屈，故竹籟只四人，翕菴昆仲與筑客，與某而已。

星社文會序

吾嘗讀詩至三百篇，讀文至尚書，以為古人日用酬應之言，被諸篇什，雖後世殫精竭慮，終莫能到。因憶嚴滄浪論詩，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之言。竊嘆今之氣習日澆，而文字亦日就淺薄。唐宋諸家，靡不精深經史。求其渾厚，則宋不如唐，至若明清，又加遠矣。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古今人不相及，豈不以其居養之不足。然孔子學周公而過周公，則滄浪學上得中之言，又不可概論矣。孟子善養氣，道進而文隨之；太史公善遊，見聞進而文亦隨之。唐陳黯云：「君子之文，其德全；文人之文，其思全。」孟子之居養，非太史公所可及，故其文字亦自高太史公一等矣。有清以來，詩有聲調，文有筆譜，其法愈備而道愈離，然未有如八股拘人之甚者。顧范景嘗謂：「秦坑儒，不過四百。八股坑人，極於天下後世。」今八股雖廢，而為文往往蹈其陋習，是猶驅陷阱而不知避，惡在其為智也。星社同人每為詩，必群聚商榷其合道與否，今之為文，當復如是，若區區於章句之得失，雖盡善，亦文人之思全而已，尚何資於進德哉。詩社之成在於丙午，經十三載而始為文。往者如斯，來者將何如哉。